

傷腦筋的故事

沈 彭 年

大華書局



到了大廠間，大礦坑，工人弟兄多的地方，總難免有個三五位落後份子。大家都是從舊社會裡走過來的人，受了多少年的矇蔽，十個手指頭哪能一般齊，說進步就都進步呢。有先走兩步的，有抬腿抬的晚一刻的，這也本是常情。就怕一種人，自己是略略走在前面的，就常常向落在後邊的示威。不是指指點點，就是說長道短。把落後的激惱了，不團結，鬧意氣：「老子落後定了，看你怎末辦！」這不是一點好處都沒有嗎？有一種弟兄最是叫人敬愛，自己進步，還要帶動別人。他常說這末一種道理：「落後的弟兄，好比一面玻璃鏡子。舊社會的塵土，把鏡子蓋上了，一時鬧不清楚，糊裡糊塗的。只要大家慢慢幫他擦乾淨，還他個工人階級的本來面目，豈不就清清楚楚的，仍然成個有用的材料嗎？落後弟兄又好比堵塞了爐灰的爐子，一時通不得氣，怎末添煤添柴也點不起火來，大家幫他把肚子裡那些乏煤灰、炭渣子都落淨了，通風通氣，自然就好使了，不幫他，只是罵他，那沒用，也不是對待階級弟兄的辦法！」——聽聽這道理如何？

若問可真有這樣的好弟兄？工人隊伍裡這種好樣兒的又何止萬千呢。如不相信，在下就給您介紹一位善於團結改造落後份子的礦工。此人在西安大名鼎鼎，是西安煤礦屬下秦新礦的特等英雄——姓字名誰，何等人物，聽我慢慢唱來：

黑洞洞的煤坑出黃金，

全仗辛苦的挖煤人。

雙雙的黑手好忙碌，

千辛萬苦爲人民。

在西安泰新礦有個煤洞，

綽號就叫傷腦筋！

四十萬噸好煤藏在下面，

只可惜，坑裡的溫度太高熱死人！

洞口又被「冒頂」來堵住，

因此上，人人都喊傷腦筋！

礦長想重新來次大修建，

材料困難又費光陰。

這一天工會主任和礦長把頭碰，

商量多時想起一個人。

礦長說：「這主意如果早拿定，

不知道已經出煤多少噸！」

主任說：「我還要託他一件事，

我請他，幫助工會分分神。」

他二人談心已畢竟高興，

倒好像大風吹散了滿天雲。

礦長和工會主任怎的這末高興，倒像傷腦筋礦坑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似的。原來他們想起一個人來，叫郭全寶，是個生產小組長。在礦裡提起郭全寶小組來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。只因郭全寶先有兩宗好處：一是幹活兒帶頭，二是肯聽別人意見。諸位莫說這兩句話是說膩煩了的兩句熟話。其實人人又能作到幾分呢？因這兩宗好處，他這個小組就團結得跟一個人似的，遇事都肯開動腦筋出主意；商量定了又都肯破出力氣來拼硬仗，因此就成了礦裡辦法多，頂能幹的小組了。工會主任和礦長說還要託郭全寶替工會分神，幫助一個落後的，那人叫趙德祿，舊時養成一身懶毛病，有一張好酒食杯的嘴，還有一雙不願推車拿鎚，却極願摸牌九擲骰子的手，工會許久也幫助不好他，這回因傷腦筋礦坑的事，工會主任順便想起了這個傷腦筋的人來，想着如能送他到郭全寶小組這個小熔爐裏，定能改造得好一些。這也原是有根據的。郭全寶小組起初還不是也有兩個差些的弟兄，禁不住全寶的水磨功夫，一來二去就給磨好了。礦長，工會主任和全寶一說，他就都承當下來說：「試着看吧。」

東方日出滿天紅，

郭全寶，集合了小組衆弟兄：

「今天報告兩件事，

大家全說：「願意聽！」：



「第一件德祿調到咱們組，
咱小組，又添一位好弟兄。」
衆弟兄，心裡說我們早看見，
誰不知，這是一位嚮星！
全寶覺着不是味兒，
衆人仍舊不吭聲。
趙德祿可全沒理會這個事兒，
別人的話，他從來當作耳旁風，
全寶趕緊說第二件：
「咱們組調到新三坑。
新三坑有個掌子活兒難做，
曠長說：非咱們小組不能成，
這可是光榮事一件，
諸位弟兄莫看輕，
越是難做越要做，
咱小組，才能集體當英雄。
大家的勇氣够不够，

不要臨陣當逃兵。」

衆人說：「咱們先到坑上去看，這個坑，傷腦筋傷的很出名！」

說說笑笑往礦上走，

趙德祿無精打彩的當了押隊兵。

有老郭冷眼看見這光景，

放慢脚步，跟德祿並着肩膀往前行。

老郭說：「德祿新到咱們組，

有意見，不許藏在心裡不吭聲，

弟兄們還不知道你的本領，

混熟了，大家就能換下感情！」

德祿說：「我的爲人誰還不摸底？

玩兒鬧有我，幹活兒我稀鬆。」

全寶說：「老弟何必淨說客氣話。」

德祿說：「良心話，當天和尙撞天鐘。」

全寶聽德祿說當天和尙撞天鐘，就知和他一時有話也說不透。還是得長長的工夫耐耐的性，慢慢的來。不一時就到了那個傷腦筋的掌子。在新三坑，這個掌子排號一一五。大家一瞧，嚮因

的細眉，咧嘴的咧嘴，都說難辦。全寶仔細一看，道口叫「冒頂」也堵住了；上邊的頂板還往下壓着。不把棚子先修好，連出來進去都費事。全寶怕大家洩氣，直說不要緊，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。大家仍然衝着坑洞發呆出神。却是趙德祿先說了話了。猜他說什麼？他說：「咱們是刨煤的，可不管修理棚子，依我說看也是白看，修好棚子再來吧！」這句話倒起了點兒作用。小組裡兩個幹勁兒大的小夥子，聽了他的話就掛火。心裡說：「好啊，頭天到咱們小組就來特別的，衝着你也非下去看看不可！」有一個就喊老郭：「組長，咱們下去。不到黃河不死心。看到底怎麼個難法。」全寶說：「對！下去看看，還有咱們小組害怕的事？」領着頭就下去了。這裡的煤層是三層樓的樣式，一層用人挑，二層用車推，到三層掌子頭溫度就足有華氏一百度。脫光了衣服，汗流的就可以洗澡了。全寶說：「大家停停，我自己往下趟趟。」可誰也不肯臨陣後退，趙德祿夾在衆人中間，退也退不得，只好愁眉苦臉的往掌子中間走吧。

掌子中間溫度高，

好像是，炕洞裡面把火燒。

華氏表，足有一百二十度，

衆弟兄，汗如雨下似水澆。

眼裡就把金星冒，

胸膛發脹心發毛。

大喘氣，喘得嘴全閉不上，

一個個，頭昏腦脹要跌跤。

全寶他，定了定神拿主意，
人肉烤火可不好熬。

張繼明咬牙多走了兩三步，
不好了，眼睛一痛燒傷了。

趙德祿也把組長叫，

腳壞了，再走半步骨頭也燒焦！

全寶說：「衆位弟兄！沉住氣，
退出洞去再想高招。」

保安班長也趕到，

採煤股長也跑來瞧。

齊說是光憑勇氣辦不到，

搭上條人命也白饒。

大家退到洞口外，

人人的氣色都不好瞧。

張繼明捂着一隻眼，

趙德祿脚疼一跳有多高！

那位說啦：「他腳疼還能一跳跳的好高嗎？」您有所不知，張繼明的眼叫熱氣撲傷了，是難受；趙德祿就愁着沒法兒撤兵哪；脚上有一點兒浮皮傷，叫熱氣噬的，他就借題發揮起來。其實像他脚上這個樣兒的傷，下洞的這些位，那一位也多少不拘，都帶上了點兒。人家都愁着如何克服困難哪，有點兒疼也忘了。獨有他蠍蠍蜚蜚的鬧個不休，也沒人理他。還是全寶過來說：「德祿，我看你的脚，燒的不輕，要不，先回去吧，等會兒，我去瞧你去。」趙德祿聽了這話，跟吃了碗涼粉兒似的那麼痛快。也不吭聲，裝模作樣，一跛一拐，愁眉苦臉的回去了。他走了沒十步，大家就跟開了鍋似的議論起來。這個說：「今天起來就喪氣，一隻大老鴿衝我叫三聲，還拉了泡屎！」一個說：「媽的，一宵也沒作個好夢，起來就碰見這種倒霉人！」又一個說：「你說曠長也怪道，派你幹重活兒，還給你組裏添個累贅兵！」「累贅兵到底還是個兵，這個人簡直是白虎星，有他沒個不倒霉！」一個年輕的說：「你們真可以，生氣還迷信哪，又是老鴿，又是作夢的，我看他簡直是落後大王。碰上這末個傷腦筋的掌子，又添上這末個傷腦筋的人！」又一個年輕的說：「給趙德祿就起個外號，也叫傷腦筋得啦。」郭全寶說：「大家別起哄了，商量正經事吧。」

衆弟兄，圍着洞口想主意，

主意很多可不統一。

有的說：「先修棚子是要緊事，」

有的說：「冷天再來也可以。」

說了半日，也沒有頂用的話，老郭他，衝着老吳把話提，吳大哥，你經的多來見的廣，出個高招，一定不會抹稀泥。老吳他，先把小鬍子繕一繕！

「主意倒有，不知用的用不的。」

掌子裡太熱是警住了氣，

多開些小風道可以不可以？

風道一多，熱氣全散去，

掌子裡的溫度全降低。」

大家聞聽捉摸好一會，

齊說是，老吳的辦法有道理。

老郭說：「我找股長去請示，

再請技師給核計。」

去不多時，眉開眼笑回來了：

「贊成，贊成，贊成老吳的好主意。」

技師說：「開風道不是容易事，

勸大家不要莽撞出問題。」

大家聞聽把老吳高舉起，

年輕的，唱起來「歌唱毛主席」。

老郭他帶着弟兄去領工具，

老吳把準備工作作整齊。

兩天兩夜開風道，

熬的眼睛都起了紅絲。

掌子裡的溫度低下去，

果然是對症下藥手段出奇。

大隊人馬衝進去，

好像是，解放軍解放大城池。

掌子裡能幹活兒，能出煤礦。郭全寶小組人人長了精氣神，就和解放軍衝進了南京城的勁頭兒差不多。不多時，這個新鮮事兒就傳遍全礦，負責同志都來看，來道喜。從前在一一五掌子傷過腦筋的，沒有一個不挑起大姆哥說：「還是人家郭全寶小組！」這時候，郭全寶小組也還有一位洩氣的，就是趙德祿。和老婆吵了架，正在酒舖喝他那二兩燒刀子哪。有個熟人從門口過，就和他玩笑說：「德祿，光榮啊！」趙德祿沒理他。他又說：「你們小組，又露臉了！」趙德祿說：「誰的小組？」他說：「郭全寶小組嚟，已經克服困難，進了那個傷腦筋的掌子啦！」趙德祿嘴

裡說「扯淡」。心裡也想：「真有把傢伙，正想歇工看他們的熱鬧，怎麼會進去了？」原來這兩天，郭全寶老是抽空子來看他。送點兒吃的，要不領點兒藥來。又是勸他好好休息養傷，又說掌子快弄得啦，好一塊兒幹活。攔在別人和趙德祿說這些幹活兒的話，他早就把眼一斜，說起難聽的話來了。對老郭他可真放不下臉來。雖然他這小題大作的傷，最怕老郭像考查似的的來看他。可老郭來了不是零食就是藥，弄的他也沒轍。再看老郭那份至誠勁兒，一臉的厚厚道道，心裡也就有股子說不出的滋味兒，他想了想長這末大還沒遇見過這股子暖 and 勁兒。原想一一五掌子多傷兩天腦筋，可以多偷兩天懶。不想倒快的出奇，真是不如意事常八九。

這天晚上老郭沒來看他。第二天一清早，他心裡亂七八糟的就躑到礦上去了。老郭早來了，一看見他，像兩年未見面似的。問長問短。就說：「今天能動彈就先推車，還輕鬆點兒。柔和着點兒幹。咱們的身子骨兒就是本錢！」趙德祿也對的起老郭，這一天真沒少幹。第二天就想着不合算了，「幹不幹，二斤半。老郭是黨員。不是又在巧使喚我？立了功，他去獻！」拿定主意，推了三車，其餘的時間都溜號了。弟兄們全向老郭提他的意見。頂是小胡，就是給趙德祿起了個「傷腦筋」外號的小夥子，怪話最多。吳大哥就揭小胡的根子說：「小胡，你才好了幾天，初到咱們組，還不如趙德祿哪，人家倒還不惹事生非的。你那時候，不幹活兒，還要貧嘴。不是組長幫助你，也有今天這個人樣子？」小胡噤着個嘴不出聲了。大家才了解組長又在用他的水磨功夫。當天晚上老郭稱了斤豬肉，到家煩他老婆給捏餃子，說是請客。過一會兒，客請來了。他老婆一看是趙德祿，把嘴噘得多老高。老郭也不理她，照舊請趙德祿坐在炕裡頭。一邊剝着蒜，一

邊聊天。

豬肉餡子加蔥薑，

弟兄二人叙家常。

德祿他不大多說話，

老郭他又說又笑又比方。

講到從前受苦的事，

解開紐絆露胸膛。

叫聲：「德祿你來看，

黑的紫的全是傷。

黑傷本是鞭子的印兒，

打咱的仇人是小東洋。

紫傷的日子比較淺，

打咱的仇人是蔣遭殃。

不是翻身作了主，

日子不能過順當。

不要說餃子吃不上，

恐怕也不能喝上湯！

也不能喝上湯！

吃飽穿暖得圖長久，
有被會睡要圖強。

能享福來不會享，
倒叫別人笑短長。

說咱是懶驢出息少，
不挨鞭子饑的慌。

一個人挨罵不要緊，
工人弟兄面上都無光。

當家得有當家的勁兒，
一口志氣在胸膛。

勞動好來吃飽飯，
又吃餃子又喝湯。

這全是，心窩裡掏出來的話，
德祿你聽了細思量。

要是聽了不合意，
罰我多喝三碗湯。」

德祿一聲也不響，

一口一個把餃子嚥。

老郭的話倒也聽進去，

一時間，繞不過這座影壁牆。

他只想：「反正總得把力氣賣，

不賣力氣餓肚腸。

當家作主又怎麼樣，

還不是，大汗出的流成行。

老郭的好意我也懂，

他勸我多繞地來多打糧，

從今後，能上工來就把工上，

開工錢，票子也能多幾張。」

想到此處把頭點，

翻翻眼睛看房簾。

不一會兒，二人全吃飽，

德祿他抹抹嘴巴謝一場。

拍拍屁股出門去，

老郭說：「水磨功夫就靠時候長！」

老郭看德祿能聽進些話去了，心裡也高興。自己兩大任務，完成一個半了。正歪在炕上哼唧唧的唱，從外邊旋風似的跳進一個人來。是小胡，他進門就喊「老郭，你這組長太不公道了，積極的不理，請落後大王吃餃子！」老郭的老婆就說：「誰說不是，挺好的餃子，請那個賭鬼醉漢吃，才不值！」老郭正要說話，小胡搶着說：「組長甭解釋了，這又是你的水磨功夫！是不是？趕明兒，我也落後，有餃子吃，落後點兒算啥！」老郭說：「別淨扯淡了，我告訴你，老趙在鹽上多年，能把病治過來，咱小組又添一把好手。你也學着幹點兒正經事，幫助趙德祿是工會給咱們的任務。你不正申請入團哪嗎？我看你要作好這件事入團也就差不多了。」小胡點點頭，老郭又說：「你和劉二有明天賣賣力氣，我想了個辦法，能帶動趙德祿多幹活兒。活兒幹多了，他生產多是第一，也就沒多少閑心去想喝酒要錢那些邪道兒了。」又和小胡嘰咕了半天，小胡就高興興的走了。

第二天早起，趙德祿到了炕上，還真不是末一個到的。劉二有跟小胡正在擰腰玩兒，見他來了，都說：「德祿哥真不晚哪！」德祿近幾天也覺着這些人對他的態度好了些。也常捉摸：「要正經幹，也有個意思，誰都合的來，不也挺好？省的像糞車子似的，誰看見都捂鼻子。」正在胡思亂想，劉二有說話了：「小胡，我看見張繼明他們推車像陣風似的，就不服，今天跟他較量較量。」小胡說：「你這叫個人英雄，要賽咱們分組賽！加上德祿哥，咱們三個人一組。張繼明他們也是三個人，你看怎麼樣？」劉二有沒答覆兒，臉上的意思是說：「咱們要跟傷腦筋一組，就甭賽了。」蹲在旁邊兒修理鍋的老郭笑着說：「你們倆別覺着自己年紀輕點兒。要是德祿的勁頭

兒上來，哼，你們還甯跟那個小組賽，就在小組裡頭，你們倆就得爬下一對兒。」倆年輕的還不服氣，正吵着，人都來齊了。都說：「騎驢看唱本，走着瞧。」「比劃比劃，看誰行誰不行。」張繼明他們三個也將胳膊捲袖子的喊：「應戰，應戰。」趙德祿就叫大家給硬架上陣去了。一開工，煤車子就跟風暴似的跑起來了。刨煤的也加了油。到散工，一掐數兒，就多出好幾噸煤。大伙兒都給趙德祿叫好，趙德祿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。直說：「賣兩下兒還成，天天這樣兒可受不了！」小胡和劉二有要笑出來也不敢，直拿手搭嘴。還是張繼明會打圓場說：「德祿哥，天天這樣兒甯說您，兄弟我頭一個受不了。」老郭跟德祿一道兒蹣跚回去，一路上說了不少話。趙德祿累得够嗆，話倒多起來了。從競賽以後，趙德祿叫面子偏住了，不歇工也不溜號，一恍又到了開工錢的日子了。比前次結帳多領了好幾萬。

有天早晨老郭和德祿在路上遇到一塊兒，老郭拿話引他，問問他的生活情況。德祿居然打開話匣子，說了一道兒。

清早起的小風兒透衣衫，

清早起的空氣好新鮮。

老郭和德祿碰了面，

二人路上把心談。

老郭說：「近來的情況怎麼樣？」

弟妹跟你還鬧心煩？」